

二十六年挥手间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居所一览



蒋介石夫妇住了26年的士林官邸。

□许志杰

蒋介石离开内地的那天是1949年12月10日,从此一别,海天两隔。飞抵台湾的第一件事,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是寻找“新窝”。仓皇出离内地,虽然蒋介石早有退避台湾的打算,毕竟台湾不是内地,能够供蒋介石夫妇选择的居所其实不是很多。

位于台北近郊阳明山下的草山行馆,是蒋介石夫妇到台湾后选择的第一处居所。日本人曾经占据台湾半个世纪,在这里留下大量日式建筑,草山行馆便是其中之一。1920年日本皇太子裕仁要到台湾访问,为了迎接这位后来的昭和天皇,日本殖民者建造了草山行馆。裕仁到达台湾之后,因为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不敢久留,在草山行馆躲避了两个小时就狼狈离去。1945年日本战败,草山行馆作为温泉别墅供游人使用,直到被蒋介石选中作为“总统官邸”。其实,草山行馆作为蒋介石夫妇的居所,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的3月31日,他们便迁入台北中山北路五段的“士林官邸”。虽然草山行馆不再叫做“总统官邸”,但依然是蒋介石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在此接见政客、决策会晤、盛夏避暑。草山行馆还是备用“官邸”,专供蒋介石使用。1975年蒋介石病逝,草山行馆随即被冷落数十年,直到2002年底台北市古迹暨历史建筑审查委员会才将它列为历史建筑,并命名为“草山行馆”予以重点保护。经过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重新规划,草山行馆被赋予全新内容,打造成为艺术家创作园区,免费为艺术家提供短期居住和创作场所。

然而,一场发生在深夜的大火将草山行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堵红砖墙和蒋介石的铜雕塑像。台北市文管部门经过四年的修复,将草山行馆修旧如旧,馆复原样。再造后的草山行馆集人文、艺术、自然、生态、环境于一体,成为台湾最为美丽的艺术沙龙。

蒋介石夫妇从草山行馆搬到士林官邸,一住就是26年。蒋介石病逝后,宋美龄离开中国台湾旅居美国,士林官邸顿时失去昔日的车水马龙和戒备森严,成为一座寂寞的空房子。1996年春天,也就是蒋介石逝世21年之后,官邸外花园首度对公众开放,吸引大量台湾民众前来观赏。2005年士林官邸正式定为“国定”古迹,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保护。现在这里是台北最富有人气的参观景点之一,尤其是开放内地游客赴台游之后,参观的人数急剧上升。士林官邸需要购票参观,每天购买门票和进入参观的游客总是长队连连,景象十分壮观。

在台湾民众眼里,士林官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之地,当时四周建筑限高,官邸周边保留了一大片绿地。穿过长长的椰子树林大道,透过绿色大门,可见那幢墨绿色二层小楼,这就是士林官邸。低调的色彩,朴实的外观与椰树、草坪、花圃融为一体,不知者难以看出这里的与众不同。我曾经两次参观士林官邸,印象最深的,一是蒋介石对其母亲的思念,慈云亭是蒋介石为了怀念母亲王太夫人而修建的,而蒋家人聚会的小客厅正中壁炉上方,也悬挂着王太夫人的大幅照片;二是宋美龄的专属画室,从陈设布置的画案、笔墨纸砚以及宋美龄的画作真迹,可以看出这位大家闺秀、政坛风云人物的绘画天分和高雅的审美格调。宋美龄喜好画画,在她居住过的几个行馆中都设有专属画室,留有非常精美的画作,成为很多美术爱好者参观、临摹的范本。据说,现在宋美龄的绘画作品在拍卖市场时有出现,价格不菲,而且都是抢手货,似乎从没有流拍过。

作为台湾地区的“第一家庭”,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居所当然不只草山行馆和士林官邸,仅是被台湾行政当局文化主管部门确认的居所,就有10处之多。如位于嘉义县阿里山景区内的“阿里山贵宾馆”,是蒋介石每年避寿的最佳私密所在。每到蒋介石或宋美龄生日,总有很多人登门祝寿,为了避寿,他们二人经常选择一处躲

避起来,阿里山贵宾馆是其中一地。除此还有南投县日月潭畔的“涵碧楼”和“碧湖蒋中正行馆”,桃园县脚板山下的“复兴宾馆”,台中市武陵农场内的“武陵行馆”和梨山村的“梨山宾馆”,阳明山下的“阳明书屋”。这些都不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长久居所,只是遇有什么大事和时间节点,作为临时行馆,住上几天。真正称得上“官邸”的其实就是“士林官邸”,这里记录了蒋介石、宋美龄的生活点滴,现今又是台湾地区最为热门的旅游景点,尤其受到内地游客的青睐。

蒋介石去世后,后人根据他的意愿,将其葬在了桃园县大溪镇的慈湖畔。这里山清水秀,景色与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十分相似,蒋介石为了寄托自己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将这里命名为“慈湖”。慈湖或许不是蒋介石魂牵梦绕的溪口老家,却是其聊慰乡愁之地。如此“直把他乡作故乡”的惆怅与遗憾,始终是那一时代的死生哀愁。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对很多人眼中最和谐的“政治夫妻”,去世后却天各一方。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美国逝世,享年106岁,她被安葬在纽约上州的芬克里夫墓园。墓碑上用英文镌刻着:“蒋介石总统夫人——宋美龄”。葬在这座墓园中的还有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等。

蒋介石统治台湾近30年,岛内遍地都是蒋介石的痕迹,仅以“中正”命名的路全台就有190多条,一个屏东县“中正”路就多达24条。当然这个数字比起“中山”路尚稍逊一筹,毕竟,“孙中山”是蒋介石挂在嘴上的“国父”。另外还有“中正大学”,各式各样的蒋介石雕像更是遍布台湾城乡,几乎每一所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他的塑像。蒋介石亲笔题写的仁、义、礼、智、信更是每一所中、小学必挂的“校训”。近些年,在极少数“台独”分子的鼓噪下,蒋介石痕迹屡遭冲击。首先是1980年建成开放的“中正纪念馆”,经历了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更名风波。“中正纪念馆”被改称“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牌楼上的“大中至正”改为“自由广场”。虽然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之后将其改回,但由此刮起的“去蒋”风并未停止,屡有蒋介石雕像被推倒或遭涂鸦的事情发生。

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名字将被永久载入史册。与之相关的历史遗迹,同样应该保存下去,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那段历史应该得到的尊重。

(本文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多种)



名家言

土豪今昔谈

□刘增人

听朋友讲过一个土豪的故事:说有一个村镇作坊的小老板,曲径通幽,摇身一变成成为某大公司的CEO了,头上还罩着各种各样光鲜无比的光环——其间自然有“曲径通幽”的法门,中国人大都可以想见或猜到。但那是有关部门的事情,我们不便插手,还是继续听故事吧——却万分苦恼起来,他那位发福的太太总喜欢向自己的朋友倾诉,说就要累死了、烦死了,听者很奇怪,那么多钱,怎么会有苦恼?她诉说得非常可信:她家那花园别墅式的房子太大,上下共四层,每层都一百多平方米。顶层是卧室(自然上面还有阁楼),一层是客厅,负一层是车库,负二层是宝库。一层和负一层可以雇人打扫,另两层就只好自己打理了。为什么?卧室太豪华,担心小时工或保姆泄露机密,引来偷盗集团或绑架劫匪。亲戚虽多,也无人可信可靠啊,这年头负二层里秘藏着各种渠道弄来的古董,有名字画,有金银器皿,还有不知什么朝代的香炉、铜镜之类,也不知道怎么保管,更别说欣赏。害怕“露富”,也不敢请人鉴定真伪,连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请来观看。每到梅雨季节,她老人家都自己来除湿,或者不时来除尘,看看螨虫长了多少,老鼠有没有侵入,真是累死了!一年虽然要飞去斐济或普吉好几趟,可CEO们对于海水、沙滩还有什么树什么花什么风格的建筑什么历史的遗存,统统毫无兴趣,一天到晚猫在宾馆房间里喝酒、打牌。她们几个老娘们儿赤着脚在海滩上走来走去,时间长了怕晒得更黑,照个相也没个人样,首饰戴得再多又没什么观众,什么人山珍海味也吃不出个子丑寅卯,有什么意思?

我听后不禁同情起来,觉得当土豪确也不易。但忽然想起,鲁迅也介绍过另外一个关于土豪的故事,

碎碎念

四季剩了夏秋冬

□陈莹

按照时节,已是春天,似乎毋庸置疑。

古诗词中对春天的描绘,几乎都是温婉细腻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在人类的记忆里,春天的脚步是渐进的,按部就班的。新春的味道,是大厨煲汤,慢火细煨,功到自然成。

提起春天,就会想起朱自清笔下的景物: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这些描绘真真切切,一点儿也不虚,我们曾经的春天就是这样的,多美呀。

祖国地大物博,北方四季分明,这是我们从从小就知晓的地理常识。春天踏青,吹柳哨,挖野菜,大自然的馨香随风飘逸。夏天下河洗澡,摸鱼,光腚猴子晒得黑不溜秋。秋天打枣摘瓜,捉蜻蜓,逮水牛。冬天堆雪人、打雪仗、滑冰、吃冰溜子。对孩子们来说,四季各有千秋,风景无处不在。每个季节都有对应的乐趣,这是四季分明的好处。

只是,如今季节的变换似乎也提速了。特别是济南,“春脖子”愈来愈短。不等张眼辨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朦胧,却只剩“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尚未举头欣赏“绿柳才黄半未匀”的羞色,却让“癫狂柳絮漫天飞”迷了眼。尽管春天依旧年年来,却不似从前那般柔情蜜意,更像蜻蜓点水一闪而过,几乎不在人们的心里漾起涟漪。

今年的春天,尤其令人莫名其妙。

不妨拿来一比。

他听说有一位“土财主”——现在统称为土豪,好像是为了摘掉没有文化的帽子,居然设法淘换到一尊古鼎,据说还是周朝的。现在央视请王刚先生做节目主持,鉴定各种藏宝,好像乾隆、嘉庆时代的就肯定为文物了——周朝的,自然更了不起。于是土豪先生广发请柬邀请许多文化界特别是古玩界的名流达人,到他那珠光宝气的豪华客厅参观鉴赏,盛况于是乎空前。但一到客厅,一千专家却都哑然失笑起来。原来该土豪把这周鼎作为古董的标志与价值的满身铜锈与斑驳的土花统统打磨干净,一具簇新的闪烁着耀眼铜光的鼎屹然立在大厅之中——看客们一面为古鼎叹息,其“遇人不淑”,一面更加嘲笑土豪先生的没有文化:古鼎打磨干净了,还有身价吗?还叫古董吗?

鲁迅却在哑然失笑后深思起来:鼎在周朝,不就是餐饮用具吗?与我们当下的饭碗饭锅只有大小的区别,材质的不同,用途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今日的餐具,岂有终年不洗任其长满土花、生就铜锈的道理?因此,土豪先生的做法,倒是让大家看到了鼎的真正原初的模样,而不再受到自然的或人为的土花、铜锈的忽悠蒙骗——许多历史事实,不也是应该祛除其土花、铜锈后才可能显露出来本面目的吗?

今之土豪,掌控着不知真假的古董,只能任其在负二层发霉、生锈;昔之土豪,却乐于把千方百计淘换到的古董与朋友们在客厅共同鉴赏,即使让人背后笑骂也在所不辞——今之土豪似乎不及昔之土豪的结论,就是从这里得出的。如果此番比较有生拉硬扯、不伦不类之嫌,还请土豪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文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刚过完一个雪少霾多的冬天,郁闷不已的人们环顾四野,满怀憧憬,准备好好享受一番大自然的温存。望眼欲穿的小家碧玉尚未谋面,泼辣的王熙凤,麻利的孙二娘却风风火火,唐突而至。气温像坐了火箭一般,从“乍暖还寒”嗖的一下窜到了夏天。中老年人过冬的棉衣尚未脱下,少男少女已经赤膊短裙招摇过市了。

老天爷的热情,让许多人做了春季防御的心理准备。谁料想,大北风嗷嗷吼叫了半宿,一场“桃花雪”从天而降,气温又坐着滑梯溜回了冬天。头天晚上还穿着短袖衬衫,今早便套上了羽绒服,过山车一样的天气,完全不按常规出牌,防不胜防啊!有人调侃:真稀罕,四月飘雪,很受伤,春寒来袭,捉折腾,春如四季,济南春天任性切换。诗人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咱要说,春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

有人在微信中,发给我一首打油诗:“问世间晴为何物,直叫人雨雪冻酥。忽冷忽热忽悠人,一天两季变无数。冷风刺骨撑不住,四月还得穿棉裤。阳光总在风雨后,脱下棉裤换短裤。”大自然的生物钟彻底紊乱了!

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该热的不热,该冷的不冷,该温情的不温情?为什么阴霾来了一通又一通?端的是咱人类搅乱了气候,搞糟了环境。春风化雨,春和景明;莺飞草长,鸟语花香;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此以往,恶性循环,一个个鲜活的成语,恐怕只能活在书本里了!

春天孕育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有首名为《祈祷》的经典老歌,深情唱道:“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啊,四季少了夏秋冬。”而实际情况则是,地球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只是四季剩了夏秋冬,唯独少见了春天……